

昆明 方言 词典



张华文 毛玉玲 编著

马屁鞞(马屁秋) $ma^3 pi^4 qu^1$
 $[ma^53 pi^{212} tɕiəu^{44}]$ (名) 鞞马
 的后鞞 (花) 珠市桥走一走, 卖
 的钉铁长~。《云农 旧灯剧 瞎子
 观灯》

马牙石 $ma^3 ya^2 shi^2$ $[ma^53 iA^{31}$
 $ʂi^{31}]$ (名) 白云石 一块~ | 一颗
 ~ | 一堆~。

马槽嘴 $ma^3 zha^2 zu^1$ $[ma^53 ʂA^{31}$
 $ʂi^{31}]$ (名) 同“马槽疮”。

马掌铁 $ma^3 zhan^3 tie^2$ $[ma^53$
 $ʂA^{53} tie^{31}]$ (名) 同“钉铁”。

码 ma^3 $[ma^53]$ (动) 压制, 欺负
 你~ 哪个嘛? 这些人你~ 不下来!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pu^1 $[ma^53 pu^{53}]$ (名)
 通语的省称 一口呢~

整几句~。
 $na^3 san^1 zi^1$ $[ma^53 sA^{44}]$



昆明方言词典

张华文
毛玉玲 编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明方言词典 / 张华文, 毛玉玲编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222-09089-7

I. ①昆… II. ①张… ②毛… III. ①西南官话—昆明市—方言词典 IV. ①H172.3-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7079号

出品人: 刘大伟

责任编辑: 段兴民 赵红 陶汝昌

责任校对: 赵红

装帧设计: 陶汝昌·书装

责任印制: 杨立

shitou816@hotmail.com

书名	昆明方言词典
编著	张华文 毛玉玲 编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邮编	650034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20.875
字数	470千
版次	201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号	ISBN 978-7-222-09089-7
定价	48.00元

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0871-64191534

厚积薄发 垂范后学

——《昆明方言词典》新版序

张华文、毛玉玲先生所编《昆明方言词典》，1997年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迄今已17年，至今尚有不少喜爱此书的读者求购无门。然而就在这求购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此书的生命力。现在，此书有幸在我的编辑同行中遇到了知音——云南人民出版社决定将它再次出版。作为一名从事编辑工作三十多年、爱书如命的退役老兵，我乍一得到此信息，顿生既喜且忧的心情。喜的是，多年来渴望此书的读者的愿望终于可以得到满足了；忧的是，这本在读者心目中的品牌书，居然“沉睡”了多年，多可惜啊！

人生易老天难老！当年编辑出版本词典的时候，我和两位作者还是年富力强的壮年人。回顾当时不厌其烦地与两位作者切磋琢磨词典书稿，并为提高编校质量、缩短出版周期，与华文学兄住进位于楚雄市的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审读清样和核对索引的情景，恍若历历在目。岁月不饶人，当这本词典再次与读者见面的时候，两位作者和我都垂垂老矣。当年鼎力促成此词典的编著与出版，并热情为之作序的原云南师范大学校长、云南省语言学会会长吴积才教授，则已不幸作古，请让我借此机会表达对吴先生深切的怀念！还有吴先生和我的老朋友、本书初版第一篇序言作者、著名方言学

家、暨南大学教授詹伯慧先生，已多年未联系，令人思念！当两位作者让我为本词典作新版序言的时候，作为本书“出世”时的责任编辑，犹如迎接这个“婴儿”的接生婆，便毫不犹豫地应允了。若要评述方言调查与研究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以及本词典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两位专家的初版序言已经说得相当充分，不用我来班门弄斧了。我想还是谈一谈作者在方言学和方言词典编纂方面的理论准备，对昆明方言所作的长期的深入细致的调查与研究，以及编纂词典时的科学态度和严谨学风，这也许对读者更好地把握本词典丰富的内涵，从而更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会有点帮助。

华文和玉玲先生都是云南师范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古代汉语的教学与研究。两位都学有所宗，师承有自。华文为已故著名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潘允中教授的高足，玉玲则受业于著名训诂学家陆宗达先生的嫡传弟子、北京师范大学许嘉璐教授。从某种意义上说，方言是各种语言最普遍、最自然也最生动的存在形式，而通语则往往带有代表官方意志的社会规范性。所以，要研究一种语言，就不能不考察它的方言。华文和玉玲也不例外，他们都是地道的昆明人，除了讲课和在某些正规场合说普通话以外，都习惯说昆明话，因而懂得某些方言词语的独特韵味。再加上他们掌握了传统的训诂方法和现代语言学、尤其是方言学的理论，从而以学者的眼光观照自己的方言，更使他们具备了破解昆明方言“密码”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多年来，他们从古代的字书（如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扬雄的《方言》、宋代陈彭年等编撰的《宋本玉篇》等）、韵书（如《广韵》）及文学名著（如《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等）中查考昆明方言词汇

的来源，考证方言字本字的字形、读音，训释方言词语的意义和用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工作，为他们编写《昆明方言词典》做好了理论和实践的准备。华文在编完本词典之后，还进一步深入研究，写成专著《昆明方言词源断代考辨》，从古代丰富的典籍中考证出一大批昆明方言词的来源及用例，于2002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是后话。

编写语言词典的第一个步骤是列词目。通语词典的词目可从大量的语言较规范的著作中选取，而方言词典的词目，由于历来用方言写成的著作不多，可选择的词目有限，因而大量的方言词（地域词）还要到民间的口头语言中去调查筛选。本词典正是如此，前人留下的昆明方言出版物，只有为数不多的滇剧、花灯剧本及方言相声、民歌的录音带，从中可以选择部分词目和例句，而大量的词语和鲜活的例句还得到民众中去调查收集。两位作者经过长时间艰苦细致的调查，积累了五万多张资料卡片，再加以爬梳整理，最后筛选出六千多个词目编入词典。

词目选定以后，接着就是注音。方言词典的注音，比通语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要困难些。原因是，通语通常会有现成的注音工具，如普通话的注音就有国家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可用，而方言则一般都没有自己的注音工具。因此，此前出版的各种汉语方言词典，大多采用世界各种语言通用的国际音标注音，或者再加注同音字。唯有《闽南方言词典》用自己制定的《闽南方言拼音方案》注音。诚然，用国际音标注音，无疑是最科学、准确的。然而，眼下懂得国际音标的人还不多，单用它注音，词典便难以普及。如果再加注同音字，则难以保证注音的准确性。于是，我向

作者建议，本词典先采用自拟的昆明话拼音方案注音，再加注国际音标。作者欣然同意，并很快拟定了《昆明话拼音方案》。好在昆明话属于北方方言中的西南次方言，其声母和韵母与普通话大同小异，因此，自拟拼音方案便采用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全部字母，再借用国际音标中的两个元音符号，便顺利完成了本词典的注音。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本词典采用的这种注音办法是切实可行的，可供同类词典参照。

接下来就是最主要、最核心的工作——释义。此前坊间所见方言词典，大都采用以普通话的相应词语对译的方式释义；只有在普通话中找不到相应的词语时，才采用其他方式释义。而且，除了多义词分列义项之外，一般都不加什么说明。本词典则不满足于简单地一对一的翻译，而是广泛地调查研究每一个词语的内涵和外延，在释文中尽力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以提高词典的实用性和学术含量。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一、查考本字。方言中有少量不常用的字，在词语产生时本来是有的，但由于某种原因，后来失传了，只好用常用的同音字代替。因汉字属于表形兼表义的文字，用同音字代替，便失去了表形的作用。如能恢复本字，可增强词典的科学性。为此，本词典查考、使用了一批原已失传的本字。如：表示“往上推举”的“搨”、表示“迅速猛拉”及“用手指揪”的“扠”、表示“刺、戳、捅”的“剌”等。二、考证了一批方言词语的词源。昆明方言中有一些很“土”的词语，其实在某些古籍中已经使用过，后来消失了。为了揭示这类词语存在的历史依据，本词典从字书、韵书、地方志等古籍中查到了它们，用作“备考”，增强了词典的学术性。如：“沔”，表示“淋雨”一词中“淋”的意思，又用作溱状物的量词。词典中加了“备考”，《集韵·入声·铎

韵》：“沔，当各切，滴也。”又如：“姑老爹”：即姑爷爷，父亲的姑父。词典中加了“备考”，《县志》：“祖之姊妹曰姑奶，姊妹之夫曰姑老爹。”此外，昆明方言有少量来自外国语的词，词典中也加了“备考”。三、多义词的释义顺序反映了词义发展变化的规律。即先释本义（原始义），再释引申义、比喻义、转义等。如“舵把”一词，先释本义，即舵柄。再释比喻义：地方上或某个领域内最有影响的人物。最后释引申义：扑克牌中的黑桃A。对兼作实词和虚词的词则先释实词义，再释虚词义，以反映虚词由实词虚化而来这一规律。如：“仿”，先释为实词的动词“像”，再释其实词义即动词“比如，例如”，再释它的虚词义：“（介）照，依照，按照。”最后释其副词义：“仿佛，好像。”四、释文中除解释词义以外，还一一标明了词性，并尽量提供该词相关的信息。如有的说明它的语法（造句）功能，有的给出它的对义词、同义词、反义词，以增强其实用性。五、释义以后都举出书证（例句）。例句绝大多数选自以昆明方言写成的滇剧、花灯、话剧、相声剧本或录音盒带等正式出版物；只有少数找不到现成的，才自造例句。这就保证了词典的客观性。从以上几点，可看出本词典把握词典释义的要素是很到位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本较为规范的汉语方言词典，不仅可供想了解、研究昆明方言的读者使用，还可供汉语方言词典编纂者借鉴。蒙两位作者不弃，让我有机会将以上想法写出来，以供读者诸君参考。

易 山

2014年1月16日

前 言

昆明方言属北方方言中云南方言的次方言。由于昆明人口集中，历史悠久，又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昆明方言在我省的言语交际中颇有影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昆明方言虽属北方方言，但与普通话相较，昆明话无论在语音上，还是在词汇和语法上都有着自身的许多特点。尤其是词汇和某些语法成分，恰恰是外地人与昆明人在言语交际上产生隔阂的关键所在。

由于历史或其他的原因，昆明方言中保留了许多不同历史时期的古语词，同义词和等义词相当丰富，有的词构词和意义比较特殊，有的词用法和意义极其复杂，这使得昆明方言的语汇呈现出丰富多采的面貌。如果把这些丰富多采的语汇搜集起来进行系统地研究和整理并编成词典，这无论是对于汉语史的研究、现代汉语的研究和方言的比较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但这方面的工作至今仍是一片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一些方言区的人在用本地话交谈时滔滔不绝、振振有辞、妙趣横生，但让他们把本地话转换为普通话后进行交谈则往往诘屈聱牙、结结巴巴、苍白无力或穷于应付了。究其原因，除了方音与普通话语音的差异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时难于找到与本地方言词语相对应的、恰当的普通

话词语或表达方式。如果有一部记录本地方言词语而又用普通话进行对译或释义的、实用的词典能提供这一方面的信息，这对于学习普通话、推广普通话以及用地道的普通话正确地描述千姿百态与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也是很有意义的。

昆明的一些文艺作品中经常使用本地的方言词语，颇具地方特色，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比如花灯剧剧本和民歌小调等。外地人或外国人如果要阅读、欣赏、研究或参考这些作品，也十分需要有一部诠释昆明方言词语的词典作为训释音义的依据或参考。此外，就是昆明人在从事文艺创作时，如案头有一部这样的词典供随时翻检查阅，也是颇为方便和有益的。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立志编写一部历史和现状并重、书证和口语并重、雅俗共赏的《昆明方言词典》（以下简称《词典》）。这项工作自 1987 年开始，至今已有六个年头了。在此期间，我们利用教学之余暇不停顿地孜孜以求，广事搜罗，参阅了大量有关的文字资料，走访了许多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职业和不同年龄的昆明人，积累卡片五万余张，然后爬梳整理、研究甄别、排比类列、拣选删汰，从中遴选出 6 000 多个条目编成本词典。

需要说明的是，《词典》仅收录了昆明市五华、盘龙两城区及西山、官渡两郊区的方言词语。市属各县的方言词语，由于各种原因皆未予收录。此外，《词典》例句中出现的昆明方言词语，一般都能在《词典》的条目中查到。

《词典》编写工作具体分工如下：《词典》正文 A—M、拟定《凡例》、编制《索引》及《附录》，由张华文执笔；《词典》正文 N—Z，由毛玉玲执笔。

《词典》蒙詹伯慧、吴积才两位教授在百忙中赐序，谨致谢忱。

编者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云南方言研究的又一佳作

——序《昆明方言词典》

詹伯慧

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源远流长。且不说从扬雄《方言》算起的古代方言研究，单说 20 年代以来运用现代语言科学调查现代汉语方言，也有近 70 年的历史了。过去人们总是强调方言间的差别主要在语音；几十年来出版的方言专著及单篇论文，也大都是在方音上做文章。其实方言的差异、方言的特征决不仅仅是表现在语音上。方言之间在词汇方面的差别，倘若仔细调查，往往也会叫人大吃一惊！有人作过统计，南方闽、粤等方言的基本词汇、日常用语，跟北方方言不同的少说也在 30%—40%。有的地方甚至达到 50%，一句话中有一半词语是本地特有，外地人无法理解的比比皆是。请看下面这段粤语区人民的日常对话：

甲：琴日唔见你返工，去咗边呀？

乙：边度都有去，有少少唔舒服之嘛。

甲：咁有冇去睇医生？

乙：去咗，食咗药而家好啲嘞。

搁下语音的差别不说，这寥寥几句，该有多少词语外地人不好懂！“琴日”是“昨天”，“唔见”是“没见”，“返工”

是“上班”，“咗”是语助词，相当于“了”，“边”和下一句的“边度”都是“哪儿”，“冇”是“没有”，“少少”是“一点儿”，“唔”是“不”，“之嘛”是语气词，“咁”是“那么”，“睇”是“看”，“而家”是“现在”，“啲”是“一些”，“嘞”是语气词。像这样的情况，并不是粤语独有的，东南沿海的闽语，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方言词语，决不比粤语少。南方人上北方，因为方言词语的差异而造成误会，闹出笑话来的“趣谈”不是屡见不鲜吗？可见方言词汇问题，当然，还有语法问题，都不能不引起方言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其实早在60年代，正值中国刚开展过大规模的方言普查工作，方言调查在语言学界蔚然成风之际，已故著名方言学家丁声树先生就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呼吁方言研究应从单纯着眼于语音调查转到注重方言词汇调查方面上来。丁先生这一主张在近10多年各地蓬蓬勃勃开展的方言研究中，才逐步得到落实。自从《方言》杂志在1979年创刊以来，已发表过不少记录一个方言点的方言词语的文章，方言研究园地中方音之花独放的局面被打破了。不少地方的方言工作者，在调查方言时都能注意到方言词语的搜集和整理。特别是在编写普通话学习手册和编纂各地的方言志时，都列出本地方言和共同语的词汇对照表。这就使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直接和推广普通话及编写方言志这两项覆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语言工作挂起钩来。摆在我们面前这部《昆明方言词典》，我想同样具有能够直接为“推普”和“方言志”服务的功能，这正是我们常常强调的“语言研究为语言应用服务”的很好实践。当然，方言词典的作用还不止这些，诚如本书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它还将为汉语史的研究、现代汉语的研

究和方言学的研究提供有用的资料，就是昆明人从事文艺创作，有这么一本方言词典在手，也能从中汲取不少生动活泼的俚俗词语来丰富自己的创作语言。这样一来，方言词典的功能岂不是“多焉哉”了吗？

昆明话乃至整个云南省的汉语方言都属于汉语方言中官话方言区的“西南官话”一支。若论方言的复杂性和差异性，西南官话当然不及闽、粤、吴等方言，昆明方言跟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之间自然也只是存在着“大同小异”的关系。但是，即令是一些“小异”，认真调查起来也还是颇有“油水”的。北京话跟普通话该差不多了吧，就我们已看到的几部记录北京口语词汇的词典来说，却也都篇幅不小，收入词典的土词土语都有好几千条。这部《昆明方言词典》的作者在挖掘方言词语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虽然这部词典还不是大型的，但它却是一部始编于80年代而成稿于90年代的跨年代作品。其间历尽艰辛，经过六载光阴才终于大功告成。这部词典可谓“生得其时”，正当方言学界不少同人深感有必要大力倡导编纂各种方言词典，通过方言词典综合反映一个地方方言调查成果之际，也正当由李荣教授主持的40卷《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刚刚起步，许宝华教授主编的《汉语方言大辞典》也正在付梓之际，《昆明方言词典》以崭新的容貌站出来了。略为一瞥，我就感到它颇具魅力，在不少地方都显示出相当高的质量，使人感受到编纂者的功力匪浅。首先，编者在收集昆明方言词语方面所下的功夫就很不简单。能够在广为搜罗的5万多张卡片中爬梳剔抉，遴选出6000多条真正具有昆明地方特色的方言词语来，这一工作就很值得称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调查、记录方言

词语的过程中，编者把目光射向地方戏曲这块地方方言的“温床”，把戏曲语言作为搜集方言词语的重要来源。从戏曲中收集到的方言词语，往往既具有方言研究的价值，也具有文学研究上的意义，这样做的结果是既了解到地方方言在地方戏曲中应用的情况，也把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结合到一块儿来了。编者在这方面是别具匠心，着意探索的。广泛而细致的收词工作，就使词典在内容充实这方面有了一定的保证。在这个基础上，编者对于作为方言词典在形、音、义乃至用例等方面必须遵循的原则，预期达到的目标，以及体例上的一些细节，基本上也都有周密的考虑，这从“前言”和“凡例”中已经透露出来了。这本词典在注音方面也不同凡响，每个词目下都用“昆明话拼音方案”及国际音标注音，例如“混天董”这个词目（指“糊涂虫”）后面的注音是 $\text{hun}^4\text{t}^{\text{iaen}}\text{dong}^3$ [$\text{xu}^{\text{a}}_{212}\text{t}^{\text{ia}}_{44}\text{ton}^{\text{53}}$]，前面是用编者参照汉语拼音方案为昆明方言特别设计的拼音方案注音，括号内是国际音标的标音。这显然是有意把科学性和通俗性融到一块儿来了。注音时编者还把异读音也注上，对同形而音义不同的也分立条目以反映异义异读的情况，如 扞¹ kou^1 ……另见 ou^1 ，扞² ou^1 ……另见 kou^1 。释义方面这部词典也基本上做到了对译准确，用例恰当，而且还大都备有书证，使释义更臻完善妥贴。

总之，《昆明方言词典》是一部既体现昆明方言特色又反映昆明方言研究成果的词语结集。它的问世为汉语方言学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对汉语方言的研究，特别是“西南官话”的研究，无疑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昆明方言词典》成书于《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出版

后不久的日子里。这几年来，云南省的汉语方言工作者还陆续写出好几本地点方言的方言志，我为云南省同道热心方言研究的精神喝采！为他们不断推出新的成果祝贺！更要为这本《昆明方言词典》的问世叫好！汉语方言的百花园如今能呈现出争妍斗艳的繁华景象，有赖于各地热心方言研究同道们的辛勤耕耘。此刻我愿意竭诚推荐这本记录昆明西南官话词语的方言词典给读者，正是怀着对词典编纂者的赞赏之情来执笔的。至于《词典》中是不是也还有不足之处，我想那是不足为怪的。反正是白璧微瑕，无伤大雅，也就不必过于求全责备了。

一九九三年三月于暨南园

（附注：詹伯慧先生为我国著名方言学家，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昆明方言词典》序

吴积才

云南省语言学会自 1981 年成立以来，就以推动全省方言研究为己任。我们认为，这项浩大的基础工程，特别是对云南各县方言的调查研究，不是其他地区的语言研究人员所能代替的。经过 10 多年的努力，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成绩很大。1989 年在全国率先出版了省级方言志，1990 年荣获“云南省十年（1980—1990）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993 年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学会还与地州县志办合作，组织出版了十几部地县的方言志，发表了一大批研究云南方言的论文。下一步的工作，是重点研究云南方言词汇和语法，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与云南汉语方言的相互影响。因此，在这个时候，《昆明方言词典》的出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首先，《昆明方言词典》是第一部全面研究昆明方言词汇的专著。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它的方言的语音、词汇对全省各地方言具有很大影响。过去，在一些旧志书中虽然对方言词汇有一些零星记载，但多属举例性质，无法窥见一个地区的方言词汇的全貌。《昆明方言词典》的作者选定了在全省方言有重要影响的昆明方言作为研究对象，花了六年时间，在城市、农村的居民中广泛搜集